# 《对雪》该如何理解？创作背景是什么？

来源：网络 作者：红叶飘零 更新时间：2025-05-29

*对雪　　王禹偁 〔宋代〕　　帝乡岁云暮，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三馆无公事。读书夜卧迟，多成日高睡。睡起毛骨寒，窗牖琼花坠。　　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岂敢患贫居，聊将贺丰岁。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阙供，酒肴亦能备。　　数杯奉亲...*

　　对雪

　　王禹偁 〔宋代〕

　　帝乡岁云暮，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三馆无公事。读书夜卧迟，多成日高睡。睡起毛骨寒，窗牖琼花坠。

　　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岂敢患贫居，聊将贺丰岁。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阙供，酒肴亦能备。

　　数杯奉亲老，一酌均兄弟。妻子不饥寒，相聚歌时瑞。因思河朔民，输挽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

　　羸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夜来何处宿，阒寂荒陂里。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

　　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今日何处行，牢落穷沙际。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

　　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

　　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

　　译文

　　皇家京城已经是岁暮，我的柴门白日常关闭。

　　因雪免去五日的朝参，三馆关门停止办公事。

　　我因读书夜里睡得迟，以致多成白日酣然睡。

　　睡起犹觉冷气透皮骨，窗外仍见雪花纷纷坠。

　　披起外衣走出门外看，大雪飘飘扬扬满天地。

　　我哪敢为贫居而忧虑，聊且舒开笑脸庆丰岁。

　　我月薪虽然毫无多余，晨炊还能日日相接继。

　　柴草生活用品未缺供，美酒佳肴尚能来置备。

　　几杯美酒孝敬给亲老，一杯不忘均分给兄弟。

　　妻子儿女不会受饥寒，欢聚一起共同颂祥瑞。

　　因此想起河北的人民，推拉货车供应给边鄙。

　　车子载着重货几十斛，艰难路程遥遥几百里。

　　疲弱牲口冻得走不动，车陷冻土再也拉不起。

　　夜来天寒又在哪里宿，只能露宿荒坡野地里。

　　再想那遥远的戍边卒，日夜肩着戈戟防胡骑。

　　城上军旗高高随风扬.城楼日夜警觉望烽燧。

　　弓硬挽弓还需添力气，盔甲冰寒冷入骨与髓。

　　今日边兵更在何处行。想必走在荒僻边陲地。

　　自我揣念又是何等人?苟且偷安竟然能如此!

　　深感自是损民小蠹虫，至今仍空占着谏官位。

　　虽然刚直可又无一言，岂能称为正直之朝士?

　　赞誉贬斥默默两无言，岂能称为公正的良史?

　　我没有耕耘过一亩田，手中更未握持一枝矢。

　　深愧心无富国裕民术，也缺平定边疆之谋议。

　　只能空赋对雪之诗篇，殷勤酬谢深情的知己。

　　创作背景

　　此诗约作于宋太宗端拱元年(988)，作者在汴京供职。任右拾遗直史馆。当时北宋跟契丹(后称“辽”)正打仗，北方军民深受战乱、征徭之苦。作者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自己没有尽到谏官的职责。适逢汴京大雪苦寒，感怀伤事，于是写下了这篇作品。

　　赏析

　　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夜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夜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本文档由028GTXX.CN范文网提供，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www.028gtxx.cn